金史廿三　列傳

第卒二　忠義

卒四　文藝

卒五　孝友　隱逸

卒六　循吏

列傳第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臨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忠義三

徒單航　完顏陳和尚　楊元衍

烏古論黑漢　駝鵝明安　阿汝作

愛申 馬肩龍附　高顯

徒單航一名張僧謝馬樞密使其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

沙虎弑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入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詐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討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王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婁氏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婁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illegible]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illegible]州軍事及宋復陷州乞哥戰歿於嘉定江貞枯中[illegible]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刼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入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諫衛未幾[illegible]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曰人

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憲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
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
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
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
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戴釁以死留
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怨侵官故殺其夫
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
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關
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

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朝
哀宗憐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
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悔赦
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怨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
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
名國家得汝乃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
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
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
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者擐
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

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
定遠大將軍平崇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
一軍皆回紇乃淄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
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
邑常料所給以秋毫無犯街曲閭不復喧雜每戰則先陷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
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御侮中郎將副樞移剌
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邀小利軍中莫敢
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剌掠之事今
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
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
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
又謂國家女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
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
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女入即縱軍巷戰陳
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
白事兵士以數騎交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
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
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
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

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壞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陽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獻陽條子孫同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完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和迪剌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吏會

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下從率本部族

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灘有衆數千推沃衍為招撫使號其灘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獲小捷及之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嶼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為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岢嵐州以武州功擢為本州防禦使俄升岢嵐為節鎮以沃衍為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

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
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
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
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寇渭餘糧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
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與夏人戰斬首幾三千生
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
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金娃
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
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
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
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
逢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
三隊遣軍分擊遂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
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
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遷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
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遷授中京留守
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
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
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illegible]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
大兵攻鳳翔還道出[illegible]完顏查剌破于石

樓臺前後獲馬二百餘匹數十[illegible]司論賞初聞野猪嶺
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
沃衍至是矢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
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
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淵持勢使民畢麥事
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遷鎮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
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
下間馬山之戰如何合達白[illegible]軍雖勝而大兵已散瀾留
京師矣沃衍憤以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
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可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

其部曲白留奴呆留勝既降請于大師願入鈞招沃衍大
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
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
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遣語部曲後事望示京拜且哭曰無
而自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
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
驅而至關輔十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
與耳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
猝不能東下興歌鳳翔號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
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為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年唐州刺史內族糾魯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粮多爲鄧州所取以歡之食六月遣萬户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粮不報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爲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文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元林蒼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粮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爲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

總領移剌塋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
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貶祐二
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
賊蘭州極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
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
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
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
遣去而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
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
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
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粮以備
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
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
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
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
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
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
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
以為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

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粮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内自悛悔外加寛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傳褒忠廟録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金州節度副使端脩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不量稱工大未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子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

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
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邓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契時呼
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
寶昌軍節度使間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
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

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
月汴州潰軍柳千户者入州張进去柳遂據之未幾城復
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民復立市
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
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

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国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
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專所
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為總帥忌汝作
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為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
日必為大兵所破汝作以為倉中粮尚多四面潰軍日至
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兼
之何心哉讒間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擇之曰外
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
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郊得馬百餘士
氣頗振遂以汝作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

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為邏騎所擾震事盡
廢城中粮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辰亡之懼謀
ク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
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為金
民死為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
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皐作亂與故
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為備遂為所殺時
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鄭事以路阻留汝
州驛梁皐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粮斛不恤軍民
衆怒殺之矣皐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皐
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宋
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
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真併力討皐大
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
為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為之備李猶豫
不敢發皐館大錫平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
皐後為
大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中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號縣鎮防軍累功遷
軍中總領李文秀擾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

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
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奇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為德順節度
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為坐夏
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奇
與謀軍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
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
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
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舉行槖符族父
明為死別肩陵而去既至不數日愛圍城中惟有義兵鄉
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緣

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守二十晝夜力盡乃已肩
龍以劍自刎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其終
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勵中外詔各贈官配食
褒忠廟肩龍字[illegible]　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
時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西州父成
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為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
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詔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
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
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初
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

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
有能東平錢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
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糧篙中得軍馬粮料名數及
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
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而
死於難
禹顯爲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
節度使康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遣兒觧拔
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
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願
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嵗集河朔步騎數千
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開言於朝
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一月軍內交城破被擒帥
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既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
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面來追顯適與
貞金一兵相失匿飯山寺中僧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
四十一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求固
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
北憲邦罵曰我進士也悞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
耶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閭數百避兵沭濤推爲

紇全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為照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以其不附已見殺

列傳第六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忠義四

馬慶祥　商衡　术甲脫魯灰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蒲察琦　蔡八兒

温敦昌孫　完顏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蟆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

道以馬爲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
大安初衛王始通問
大元遣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
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便不擾而事集未
幾
大元兵出陜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
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
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
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
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
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渭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
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苟國厚恩竭力
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
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
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
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
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
鳳翔府判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
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
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

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錄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嬪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

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元典等敗於鐵嶺衛未知諸帥存殁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衛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衛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刎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絶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内觀察使行户工部尚書時

大元兵入陜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
保非其本心今陜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絶兵死
干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
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復背受敵非計
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
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
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
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
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
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徙丁男
以備脫魯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
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信已而具然叛人焦風子者
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
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
伏鄱陽道賊果夜出此遂伏發殪之七年
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
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
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
關入興元下金房統出襄漢北入鄧鄱則大事去矣宜與

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涼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爲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

毅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卽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農延登幼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眞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檢討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

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
國子祭酒授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
朝見於虢縣御帳亭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
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貴汝死不
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
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
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與乃論旨云汝罪應死但古
無殺使者理汝爲汝須髯猶安命也叱左右以刀截云之
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哀宗撫慰久之
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
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
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
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
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
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
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
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
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
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

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

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以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尉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户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

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沐
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
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
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
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
撒參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
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爲安平
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
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

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
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
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
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
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
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
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
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
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

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乙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馬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户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捎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

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輿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寻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夫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趣上前脫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任

者耶汝命旦不能保能歷留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
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
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歷吾君之
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
之絳山乃授其餘燼裹以幣衾歷于汝水之滸再拜號哭
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備歷從軍軍還例授進義
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木虎高琪爲防御使行五
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戶至寧元年秋
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

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等
都輩同隸一府也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
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
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
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進明出宋軍不意
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得南行留提控王
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
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
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黃按軍而還論功
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

既而樞密院以資倫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出泗州與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隨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時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元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梛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

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鎭江之囚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遥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盛夏人攻會州祿大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枝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髮事覺祿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祿大弟遷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宛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茂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

吾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軒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敝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

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墮委以入廬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劒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二人爲立祠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蟹九爲詔期以入興二年九月集大軍於鱉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去

列傳第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尚書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金史百二十五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迨祖宗以來漸立條教大祖既興得遼舊人

用之徒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
宇取亦經籍頗宗七多歸之懸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
禮世宗重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
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
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
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
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
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
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
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
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
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參督其事高麗徵國中
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使酬答專對凡涉句乃始置對
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來昔失藩臣禮今事
二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
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今
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
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

約昉乃還宗幹大說曰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兼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轉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中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嘗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府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爲真定人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鎮定西山群盜山中居民爲賊汙者千餘家松年力爲辨論竟得不坐齊國慶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

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爲左丞相薦
松年爲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穀
黨事松年素與穀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穀性剛正好評
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爲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
望之欲與穀相結穀拒之由是構怨故松年許霖構成穀
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
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
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
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
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

遂以松年爲賀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
事是年自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
爲左丞封郕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
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
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
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皇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
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
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
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爲翰林修撰璋賜
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顯護送其喪歸葬真定四品以下

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交國軍節度判官吳鼎坐監臨啟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脩死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程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轉相傳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脩珪詢恕復亨程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外並的決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脩撰遷禮

部郎中封眞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三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謝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蔡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

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決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

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嵩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肅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碑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

學士同脩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上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嘗以禮

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
者猶六七十人歲民錢五千餘萬爲顧直其人皆市并無
賴以迹盜爲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
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
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闕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
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
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
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
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郎
白彥恭爲使海陵謂礪曰彥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
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
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宮宋宣和
中太學所試合格調出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
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
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數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爲
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爲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
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
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轉固
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

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
請國史刋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
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
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
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
永固明言其非是議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
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
太常卿同修國史權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二年
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
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劉五龍車兼翰林
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
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能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
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聞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
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
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烏伯仁
獻獲烏詩以諷丁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
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
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
此今試狀元也伯仁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

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裴解第
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
試延試皆第一號孟四元詩論以為知文故事狀元官從
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
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為起居
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那王府長史
恣甚莫可制民愛其寬伯仁寫意深黨四境帖然讞館陶
大辟得其寃狀館陶令尚書尹荆王文定臧訓封降
德州防禦使同知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
臣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

到官三日召為大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
右諭德除濱州刺史郡有遺奴出亡坊之以規賞者伯
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為左
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
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
聃卒宰相舉白仁代之乃還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
翰林文詞典贍上曰自韓昭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
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次未見能文者呂忠翰
草降海陵庶人詔黜鼎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
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

文者召用之〻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
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俶仁資之俶辛上京伯仁多病
至臨潢池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追使赴闕
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亨亨子聃
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小者尤特達後必名
世子聃及冠而能賦聲天德三年以行爲太子左衛率府
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宰相對曰可入甲乙及
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曹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
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

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以之海
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
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竇贇楊伯仁宣徽判官張
汝霖張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
御寶昌門臨軒親試以不貫異物民乃是爲賦題忠臣猶
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
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度戒臣下
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
陵喜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
子聃決囚家澍雨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

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
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御使皇太子薨賜甚厚命以安
輿之官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
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
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
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
篇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
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李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
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篤學嗜如也大定十年中進
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
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後英能爲文天象籍
當時稱爲第一然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
郝俱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趙沨等七人
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
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
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
俱能屬文官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完懷英最善移刺
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吏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
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

喜上謂宰臣曰郝俣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遷開遷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纂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列傳第六十三

金史一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　張建甫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子好問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醴泉碑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倣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志陽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以言直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為鄜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為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座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令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

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儵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詰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倣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下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

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覽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是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所互相排毀不一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謗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爲應奉翰林

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二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然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蕤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沨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畫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二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

李純甫改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爲尚書省祿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章宗震怒一

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之鉉尋亦罷
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
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
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
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俘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
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
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
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户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
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
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十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闕書省乞
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
聞之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
博學強記精於經學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子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
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
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官教應奉
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

幸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李紳甫字之紳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兼西京進士父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紳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御寇左氏戰國策使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承相高琪禮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紳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論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紳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酣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父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

教所貶云

王樊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醫經行攝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樊死矣年三十餘司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冊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家邁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紘南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望想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洎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懺夫集若干卷淳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遷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

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
南京路提刑使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為人端
重樂易或有忤者畧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安三年
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與
之三年特召為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勒留凡三考出
為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為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勒
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閑陝完顏總帥北河
中府與
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廐馬經詣河中問敗軍
之由還至中途值
太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
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
法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豈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
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鄜葵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
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
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
其名及廷試以誤出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
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
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

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大祝
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學九疇性資野逸高蹈自便與
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
之復謝病去居鄭城天興元年
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
年五十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筭
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博
其學且為潤色其所著書為文精密可健詩尤工歛後以
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
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
立者舊姑趙秉文以微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
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
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
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
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
錄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錄潔本呈翰表汾既為之
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
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
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

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龔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

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顯爲撰述既而爲樂雙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丁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贊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儁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覺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任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列傳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勑修

孝友

温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數乎人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

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成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
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
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
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上由勸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
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
已備雖有希覬猶下夫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
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
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
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
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闔城中顏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
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
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
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天
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自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
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

昌三年詔賜尚書米二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作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歎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

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户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藉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閫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藁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帔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

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鏕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窮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輩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遏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虢崤關涉襄漢下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二十八年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曰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繙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人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

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虞平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者崖岸峻厲自信寧落
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鄭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
孝與人交謙恭
詐爲曼卿書
不知其爲曼卿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
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適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
卿向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
有所劾將謂自我譏之同惡相攻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
者其畏甚皆此類云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
不人其兄頓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
既而以家業
極經史學安
其弟子張濬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自仲
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
談皆世外事有知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
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

振受易年五十[illegible]從學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
負薪拾穗行歌自樂不知其貧也鄉里有爲潛種瓜者及
熟讓潛潛弗許[illegible]而令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
移時乃持歸訪[illegible]遇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
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
室乃不食七[illegible]不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　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
不仕[illegible]嗜書[illegible]坐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
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illegible]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
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廩氏貞祐之兵夫及子
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廩
氏疎族立爲後　[illegible]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
往時遺可以金　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廩
氏物非姑物也　[illegible]耳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甫
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
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
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
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慈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耶白氏諷諫集

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脛亦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欝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舌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而從於則也昱

河南府治中高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嘗貯竹槖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王予可字南叟

三十許六病

惚事南渡後

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皃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項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

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
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
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
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敎與之游最
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
天將領所得　尚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　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
日卒後復有口　者
贄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
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高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
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學業社稷昇君山
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來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奴僕
棄而不就遂以無　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
將者乎大夫士　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列傳第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尚書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粉修

循吏

盧亻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瑴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户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剏刱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心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考校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

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斡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爲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牧國二年授世襲謀克其後定燕伐宋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人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糴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陳州防禦使後以靜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

六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磨山簿遷萬泉令[illegible]蒲陝者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牓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illegible]月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illegible]

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寧太原尹[illegible]

范承言字寵之[illegible]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令歸朝爲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年從攻太原還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先是軍興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實[illegible]

元帥府許自贖爲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厨[illegible]

弊民賦繁重失管寿吉乃爲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時承宋季之[illegible]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宋季之震壞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屬董其役先後以次不間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鎮西軍節

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奚卒散居
境内率數千人爲盜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
元二年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
季亂浮沈州里[illegible]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
無成辭謝不[illegible]每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逡
巡引退吳王明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
克從破白霫下[illegible]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
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
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
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斷
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
聞之亦多降者[illegible]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
矣乃復成功[illegible]
監未幾除同[illegible]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掌軍資是月[illegible]旅始定凞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
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
吳王闇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
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
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

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充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
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
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彥徵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爲歸德府
通判齊國廢齊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
相應奕知之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
門以示生路
五日都統完顏
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
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
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
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
籍各歸所侵
其地遂以
髓而不得
條上其罪苟欲
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間同知西京
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爲戶部尚書甫
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爲平州望雲令張覺

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
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為賊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為
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為漢軍
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
郎李天翼[illegible]上東西兩路略定懷濬衛等州衛湯陰
等縣七年[illegible]州防禦使為政寬平民懷其惠
相率詣京[illegible]人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
使改忠順軍節[illegible]未盜賊蜂起瞻增築城壘為備
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
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
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
多張旗幟為疑[illegible]軍巡邏日暮則閉民入城由是
盜不敢犯[illegible]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
橫恣掠縣[illegible]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
百姓欣然從[illegible]月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
至不能犯凡九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傳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昌慎微遷居長
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婁
室定陝西慎微卒衆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

翰愛其才學弗殺羈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
河南地起為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
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為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
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
餓者全活甚[illegible]
三白龍首[illegible]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
賴其利轉[illegible]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
定武軍節度使[illegible]忻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
定初復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待講學士徒單子
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慎
微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錄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
談兵時人以為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illegible]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糠
覈而食之自[illegible]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
就學天寒[illegible]忍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
縣令貪汙煥[illegible]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
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結工牟利於
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屈暴工罪而笞
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
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公

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illegible]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illegible]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illegible]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illegible]代無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隨罷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鋦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號哭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illegible]知北京留守[illegible]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馳道以希[illegible]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東路轉運使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

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
人遣令迅因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
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
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
元帥府選人　　勅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
得敵軍虛　　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
禮部員外郎　　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兵
部員外郎改河　　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
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
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
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
上問翰林學士張昌齡曰稅法比近代爲輕而以爲重何
也昌齡曰今之　　支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
遷河中尹致　　七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
孫德淵字　　沙河令有盜秋禾者主逐捕之盜
事判官涞水　　以刃自刺其足面曰秋禾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
以刃自刺其足面曰秋禾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
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
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就丁父憂去
官民爲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

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
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
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滕州刺
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
安軍節度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
潞州破被[illegible]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
是得脫貞祐[illegible]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之
兵食有司請鬻[illegible]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
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
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歎望朝廷起復必能
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
參軍是時江淮[illegible]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
轉長清令[illegible]以甚著劉豫召見遷直祕閣提
舉涇原路[illegible]本路刑獄公事誡之曰邊將多
不法可痛[illegible]州守將特武悍自用以鑑年少易之鑑發
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齊廢除知城陽軍改
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
宋宦者權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爲寇讎付以美
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爲濟州刺史

移涿州海陵名鑑入朝應對失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
以病免大寇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
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
致仕卒

蒲察鄭留字[illegible]東路幹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
年進士調[illegible]侯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
史累遷北京[illegible]戶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illegible]
任北京稱職遷[illegible]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
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二
閻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

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捨
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
因行春撫諭之獄空賜錫宴錢以褒之改利涉
軍節度使[illegible]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
伐宋諸路[illegible]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徙安
國軍二年[illegible]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
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
潰卒為禦守計夏人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
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慍臨終
取奏藁盡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眞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齠齔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illegible]守愚下車[illegible]不[illegible]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迭括河朔[illegible]臣密閣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其奴告臨沂人[illegible]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民甚苦之守愚列[illegible]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illegible]錢三百萬先給官錢乃徵于民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illegible]判官大安元[illegible]于左諭德侍局二年[illegible]大興府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顏弼重其為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為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illegible]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

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為擊鞠戲馬踣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柰何由是終身不復為之

補樞密院尚書省譜史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illegible]文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illegible]府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illegible]得乃以故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贓不可得二[illegible]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初黃摑吾典徵兵東平擬衆不進太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法掃合坐誅後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illegible]雖要人以是稱之

張穀字作哲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泰[illegible]平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illegible]倩運州數箭十萬限以鵰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穀倍尚書省竟如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

遷監察御史從代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
年改憲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
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
元年以疾卒穀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
其弟掌之未有無云

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
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
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
趙重福字
史轉兵部譯
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
藏庫副使同知
舟中忽有蒼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
民煮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殺之重福曰寧使部
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
出虎知其事乃
兵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
戶部尚書張
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
六部郎中
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
雲功遷同知
凡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
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
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
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強者戰弱者守
會久雨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
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遭民嘗縱火行刼推理發冢者都
皆廉得姓名牓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
路轉運度支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
監察御史去
官歸侍事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為都轉
運副使遷
北京路規措官鄰拘括散逸
右司郎中奏事稱旨被詔田
官錢百萬
海道漕遼東粟
尚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
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
待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
撚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名為戶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
百匹宣宗即位議行王降封語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
戒嚴都知大興
宜行專彈壓中外軍民都醉
酒以藝衣見
起為刑部尚書中都鮮圖為
河東路宣撫
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
卒
訖石烈德宇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
南京教授察廉能遷獻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洲
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
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是歲肇州升為武

興軍節度德為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屯戍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繫馬舞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燕道挽留秉夜乃得去蒲鮮萬奴逼上京德興部[illegible]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節度使興定使完顏伊元俱行元帥府于右都監與左右使元帥元帥名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關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明年[illegible]之常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illegible]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邦章言鎬屬二[illegible]謀反大逆[illegible]得無傷其心[illegible]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愛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盈世魯遣其奴與小民爭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徒單元典謟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當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

家時平章政事白撒搞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
同僚并有省掾王賓張為其進士故不効白撒以其私且
不實并治特立及宦特立左遷邵州軍士判官杖五十宦
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却　　辛巳陽令廉白為閔輔第一時西臺撒
州縣增植吏　　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
坐之浩曰見　　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
取皮置此未見　　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臺
報所犯秦人為方　　歲時思之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
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
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
儼然如生目且　　具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
法行縣官甘　　令張天繇長安令李獻甫洛
陽令張特　　文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
党君玉偃師　　文唐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
翼河津縣鼎臣郟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
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
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
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列傳第六十六